

太學新增合璧聯珠聲律萬卷菁華

大學增廣合璧珠萬卷菁華前集卷之四十三

進諫門

八十四

諫諍

漢書鑑

唐太宗曰：「造來諸國，雖其姓諫，在士條不止。唐褚遂良傳諍，是太宗。」

已訓諸王

以訓道諫王書高宗弟日高宗傳諍命

以爲相進諫諍列天下事通監外紀高宗伐紂伯夷叔

齊而諫曰：「父死不葬，安及千戈？可謂孝乎？」以臣弑

君，而左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

保氏掌諫王惡進諫者以禮義正之。禮

即位不籍千畝，號文公諫曰：「云云。」周語宣

威公取部大鼎于宋，納于太廟，非禮也。臧哀

伯者將昭德塞違，以昭臨百官，公不聽。周內

史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忠諫，之以德。」

左威二年漢高祖元年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樊噲張良諫前本紀漢王欲攻項羽何諫曰臣願大王王漢中養民以致賢人蕭何傳高皇帝並建豪英以為諫諍輔天子之闕而重威漢宗也見唐書太宗上朝東宮趙談駱乘益伏裏前曰臣聞天子所為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陛下奈何与刀鋸之餘共載於是上下談上欲西馳下峻改盜擅虐上曰將軍扶耶益曰聖主不乘危今陛下乘六飛馳不測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上廼止上幸上林皇后謹夫人從益引卻因曰尊卑有序則上下和楚王豈可以同坐我上廼說益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為隴西都尉爰益傳賈山上書諫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終不加罰所以廣諫諍之路也亦傳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外使臣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賈捐之傳宣帝蕭望之傳蕭望之官自牝以崇德防逆豫之生也刑法志蕭望

之上疏曰朝无諍臣則不知過國无達士則不聞善本
傳人臣其遇明君也諫諍即見聽王褒漢書曰視
朝日晏乃罷太子見帝勤勞不怠乘間諫曰陛下有禹
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後本紀光武臨朝或有惰
容湛輒諫陳其失張湛傳鮑期犯顏諫諍帝嘗輕出期
頓首車前曰古今之戒變生不意誠不願陛下微行數
出帝為之回輿而還本傳明帝朝廷爭為嚴切以避諫
責准意獨敢諫許鍾離意傳何顯諫諍之職應用公直
之士通才憲正有補於朝者韋粲傳晉書與與皇甫陶
論事陶與帝爭言鄭徽表請罪之帝曰諍言寒苦所望
於左右也人主常以阿媚為害豈以諍臣為害哉徽拜
奏宣朕之意遂免徽官晉本紀周大常嘗怪舜造漆器
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不止小物何必尔邪遂良曰雕琢
害力費廣漆傷女工奢靡之始危亡之漸也漆器不止
必金為之金又不止必玉為之故諫者改其原不更其

開及夫橫流則元復事矣帝嗟美之唐格遵良傳正倫
與韋挺實共南姚思廉論事稱曰太宗為設宴召四人
者謂曰我聞神龍可擾而馴然領下有逆鱗嬰之者死
人君亦有之卿屬遠犯吾鱗神關失朕其慮危亡哉本
正倫傳太宗好悅至言嘗謂宰相曰云云少證隨事諫
正多中朕失如明鑑照形美惡畢見吳兢傳帝嘗死怨死
西監穆裕有詔斬朝堂皇太子驟諫帝喜曰朕始得魏
證朝夕進諫證二劉洎岑文本馬周繼之兒在吾膝前
見朕悅諫熱矣故有今日言也劉洎傳宇文士及曰南
衙群臣面折廷爭本傳帝疾愈吏乃問道人遺諸曹一
吏受饋繚帝詔殺之裴矩曰吏受賂死因宜然陛下以
計給之所謂罔以罪帝悅曰矩遂能廷爭不面從物二
如此天下有不治哉裴矩傳帝曰朕雖不明幸諸公數
相諫正王珪曰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諫不用則相繼
以死今陛下開聖德收采芻言臣願竭狂瞽佐萬分一

帝乃詔諫官隨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閣直推誠納善

每存規益

王珪傳

帝數出馳射孫伏伽諫曰云二帝悅

曰卿能言朕失職能改之本傳抑範曰房元齡事陛下

猶不能諫止田獵帝怒拂衣起頃之召謂曰何廷折我

節謝曰主聖則臣直陛下仁明臣敢不竭忠範本傳房

元齡病頽諸子曰今天下事无不得唯計高麗未止上

意決群臣莫敢諫吾而不言抱恨入地矣遂上疏曰云

云本傳有面折廷爭者必為雲雷震之威而明言獎納

陸贄奏云徐惠以上東征高麗西討龜茲羣微玉華營

繕相繼上疏諫曰云云通鑑上謂侍臣曰卿曹宜不惜

苦諫以輔朕之不逮上謂侍臣曰朕日謹一日唯懼

不終欲數聞卿輩諫爭也同上韓愈自韓瑗褚遂良之

死内外以言為諱高宗造奉天宮李善感始上書極言

之時人喜之謂之鳳鳴朝陽唐韓愈傳

宗姚崇曰然

欽融章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言沮折焉願群臣皆得

批逆鱗犯忌諱可乎姚崇傳自李林甫居相位嚴欺天子耳目諫官皆持祿養資先取正言者補闕璣再上書言政事片爲下欺之因以語其餘曰君獨不見立仗馬乎終日无声而飲三品俸且一鳴則黜之矣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諍路絕矣李林甫傳吳兢疏曰比見上封事其忤旨則朝廷決杖或死於流敗由是臣下不敢進諫開情抱納諫諍下猶懼不尽柰何以爲罪陛下初即位猶有格无量等數上疏爭時政得失自頃諫者頓少吳兢傳憲宗問李絳曰比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皆陷謗訕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自古納諫昌拒諫亡夫人臣進言宜易哉如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纔十二今乃欲譴訶之使直士杜口非社稷利也帝曰非卿言不知諫之益李絳傳帝嘗敗苑中謂左右曰絳嘗以諫我今可返也同上李吉甫嘗言人臣不當強諫使君悅臣安不亦美乎李絳

曰人臣當犯顏苦口指陳得失上曰絳言是也李絳或
以不諫上輒詰之曰豈朕不能容受耶將无事可諫也
通鑑帝問政所先登勸順劾諫諍內外傳為讜言扁登
傳諫宗帝問公權用筆法對曰心正則筆正帝悟其以
筆諫也初公權傳

名臣事鑑

君有過謀過事將危國家隕社稷之具也
大臣父兄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

去謂之諫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爭故
諫諍輔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國君之寶也明君之於尊
厚也國君寶可謂諫矣必于可謂爭矣諫爭輔
拂之人信則君過不遠苟臣臣太保乃作旅獒用
訓于王臣以訓諫王書旅獒太史公曰臣諫說犯君
之顏此所謂進思尽忠退思補過者哉史本傳臣陳
平曰固折廷諍爭臣不如君前本傳臣景帝時為中郎
將面折廷諍大臣於廟堂本傳臣開陳其端使人

主自擇不肯面折廷諍

本傳以爲傲世不可以垂訓

也故正諫以明節

方朔奏書京兆尹

敢面折廷爭

前梅福災異書

哀帝時居諫官數上

書本傳

數直諫哀帝曰我識鄭尚書履聲

張敞數諫嘗乘白馬上每有異議輒曰白馬生且復諫

也後本傳

愛諫凡動前後上表陳諫有補益者

五百餘事

本傳

諫雖逢帝甚怒神色不從天子亦爲之霽威議者謂

育不能過

唐本傳

始諡之諫累數十餘万言至君子小

人未嘗不反復爲帝言之

本傳

王珪曰以諫諍爲心取君

不及堯舜臣不知諡王珪傳先是帝曰太宗得諡參裨

闕失朕今得

諡

又能極諫

朕諫諍不得數召見因條奏十事

本傳

政犯顏進

諫通監若

數子優游

休養日中時病非所謂賈

直自禁也

唐本傳

至廷爭疑然不可回奪

本傳

崔元亮鄭注隋宋申錫元亮率諫官叩延英苦諫致百
言本傳論諫數十百篇誠切時病皆本仁義炳
如丹本傳論事不阿帝曰卿有諍臣風本傳

書林合璧

龍有嬰鱗見太宗推誠納善有規益王珪
馬无立仗見元宗尽忠竭愚以直諫賈山

鶴鳴干野詩鶴鳴忠信而不諛諫諍而不詖
鳳鳴朝陽見高宗從命而不排微諫而不倦並荀巨道

讜言善策隨事獻納杜詩傳人主知願受諫賈山至言

直言直絕披露得失慈恩傳忠言逆耳利於行家六才

直入卧内伏青蒲上言史冊傳樊噲拂闕並本傳

時有所言削草稟以諫孔光傳郭憲舐鞅並本傳

股肱之臣日月執納陸贄奏言朱雲折檻並本傳

侍從之臣朝夕論思兩都歸序辛毗引裾並本傳

書圃聯珠

為示諫諍為人臣下者有諫而无訕諫而无
驕計少儀事聖君有聽從无諫諍事中君

有諫諍无詭諛事暴君有補削无撓拂荀臣道

須臾

夫人君无諫臣則失正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

聖家諸子隋初見篇

昔者天子有諍臣七人雖无道不

失其天下諸侯有諍臣五人雖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

爭臣三人雖无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

名人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

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孝經十五章万乘之國

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荀非十二子

羣書事鑑

臣

君子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諛

諛者所以安主也

臣

管仲勢取泰於否易昏以明非諫孰

能臻乎文中問易辭曰諫其見忠臣之心乎其志直

其言危子曰必也直而不迫危而不詆其知命者之所

為乎校乎迎上吾不與也

禮樂篇

臣

非破家為國殺身

成名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也魏志傳

顯傳文九重恩諒諒杜送王信州詩

寶賢

如鑑照形見君內國君之寶見厚內

反說

逐事不諫語三

刺國臣也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是詩用大諫正女此豫公至忠之言詩民勞比伯刺所
王也猷之未遠是用大諫匪王之謀不能簡遠是故我
大諫也板詩崇忠諫者謂之誹謗前賈誼疏帝諱
亡增諫乃曰有原我者當時不殺後必殺之大臣蘇威
欲開一言不敢發唐吳兢疏**體字** 奏諫 五義 切直

切諫

名君事鑑

漢書

欲以趙王湯太子叔孫通曰必欲

孫通傳帝病卧禁中詔戶者无得入群臣樊噲乃排闥
直入上獨枕一宦者卧噲本傳帝大帝臣臣表表益益等諫說
雖切常假借納用焉本紀贊明主急聞切直之言賈山

至言詩見後直言問

三

三

三

廣德當乘輿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
陛下不聽臣之自刎以血汗車輪陛下不得入朝矣上
不談先駭張猛進曰臣聞主賢臣直乘危從橋安至
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薛
廣德傳命時以親密臣直入卧内伏青蒲上言曰皇
太子云云願先賜死天子見冊言切至謂曰善輔導太
子毋違我意太子由是為嗣矣史冊傳成節異聞切言
嘉謀正朕之不逮本紀朱雲上書願賜上方斬馬劍斷
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曰張禹上大怒曰小臣
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
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
聖朝如何耳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朱雲傳光武建武八年車駕西征隗囂郭憲諫曰天下
初定車駕未可以動憲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轡帝不

從逐上龍其後穎川兵起迴駕而還帝歎曰恨不用光
祿之言後周斐汝南先賢傳中書副郎史軫以驥之爲
人光武嘗欲出遊諫不見聽遂以頭軼車輿輪帝以爲
止本傳魏徵欲供冀州十萬戶實河南辛毗諫帝不
答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怒良久出曰卿持我何大
急耶魏志本傳問太宗時有魏證等咸以切諫引唐
耿唐吳兢傳疏褚遂良諫貞觀宗不聽置於殿階叩頭流
血曰還陛下此笏本傳陽城諫德宗相裴延齡曰白麻
出當取壞之哭於廷延齡不相城之力也本傳杜楚諫
敬宗游畋曰臣以諫爲官使陛下負天下譏請碎首以
謝遂額叩龍墀血被面本傳鄭注陷宋申錫元亮率諫
官叩延英殿苦諫數百言文宗未喻元亮置笏殿陛曰
臣爲陛下惜天下法不爲申錫也崔元亮傳

名臣事鑑

子曰忠於紂親則諸父官則少師忠報
之心在於宗廟而已固必死爭之異身死

之後紂將悔悟其本志情在於二者也家語子路初見
篇初聞之強諫楚子楚子弗聽臨之以兵懼而從之警
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君子曰警拳可謂愛君矣
諫而自納於刑二猶不忘納君於善左莊二年賈誼至
言者以為辭不切志不激則不能迴君之聽唐白居易
策因顯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其諫犯主之顏色常慕
傳伯為人前本傳賈言多激切善指事意亦傳

張以切諫顯名數上書有忠言宣帝召為太中大夫
本傳乃曰建奏事於上前屏人乃言極切至石奮傳

謂張展尺底蘊无所隱凡二百餘奏皆剴切當帝心唐

云傳證孫觀寫訟事上前它相或委却規調惟憂謹切

无所回畏宣宗嘗曰暮暮名臣孫有祖風朕心中之同上

宋謝危言切議張嘉正閑堂要覓見之莫不失声歎息李

傳宋謝危言方鎮進獻等事自知言切且斥去悉取所上

疏藁焚之本傳邵王出獵謝道諫不從乃卧馬

下呼曰王必田先踐殺我本傳因實事有悔否必言之
所言皆剴切或規其太過本傳

羣書事鑑

明君不惡切諫之言以則幽貞之論後
明君不惡切諫之言以則幽貞之論後

言議切直无所曲撓晉劉毅傳明主不惡切諫以超名
於後忠臣不避誅夷以納君於仁唐盧藏用傳
文意諫舌切二上磨帝缺唐孫樵笏銘

直諫

名君事鑑

唐高祖諫世長嘗侍燕披香殿謂上曰此
殿場帝之所為耶上曰卿諫以直而實名

訂豈不知此殿朕所為對曰臣實不知但見其華侈如
傾宮鹿臺非且主之所為通鑑太宗上嘗罷朝怒曰會
須殺此田舍翁后問誰上曰魏證每廷辱我后退具朝
服立于庭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證直由陛下明故也
同上
太宗開元二年以旱求直諫唐本紀

名臣事鑑

諫有五三曰直諫子家駒是也公羊莊二

十四年注事見左昭二十五年蘧伯玉賢

而蘧靈公不用弥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驍諫而不從
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弥
子瑕是吾爲臣不能正君也生而不能正君則死无以
成礼我死汝置屍死牕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平焉
旌而問焉其子以父言告公二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
過也於是進蘧伯玉而用之退弥子瑕而遠之孔子聞
之曰古之烈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屍諫忠
感其君者也家語困警扁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
舍死簡子每聽朝不悅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謂
大夫朝徒聞唯々不聞周舍之諫史趙世家
直諫以救直諫不得以居中前本傳**直以愷**明主不惡
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今臣不敢隱忠避
死以效愚計也本傳**賈少**爲人臣者忠竭愚以直諫

不避死亡之誅臣山是也本傳陳事切直雖不
施行而常見優容晉本傳元抗辭正直補闕弼違諍
當朝同上諫之諫案數千方餘言以爲三代直唐
本黃諫論曰筆諫而房杜遜其直房杜傳

書園聯珠

求直諫求修正之士使直諫前賈山至言
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同上仁

君廣山數之大納切直之諫後陳忠傳疏

羣書事鑑

巡事君有犯而不隱諫臣之諫
君有五義焉四曰直諫家語下改忠臣

不避重誅以直諫故事无遺策而功流万世前抄乘傳

反說

屈原死後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終莫敢直諫
其後史屈原傳楚帝滅絕而天下

莫敢告者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諫之人殺直諫
之士是以道諛偷合苟容前賈山至言

直言

名君事鑑

帝三遣汝弼汝无面從退有後言書益獲

李能直言極諫者以正朕之不逮母諱有司前本紀十五年詔諸侯王公卿郡守李賢良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同上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所以竭智也晉山至言

帝直言屬于耳文中子札樂篇

宣帝地節三年詔直言極諫之士以正朕之不逮本紀

元帝初元二年詔丞相御史中二千石李直言極諫之

士朕將親覽焉本紀永光二年曰有食之其令內郡國

李直言之士各一人四年詔公卿大夫直言不逮无

有所諱並同上近忠正遠巧佞李異材開直言康衡傳

成帝建始三年詔李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詔公

車朕將親覽焉本紀河平四年李謹厚有行能直言之

士

鴻嘉二年詔其李謹厚有行又能直言者異聞切

言嘉謨正朕之不逮

元延元年詔內郡國守令方正能

直言極諫者各一人

褚白容受直諫並本紀王鳳不

可令典事天子威悟納之謂章曰微京兆戶直言吾

不聞社稷計王章傳上封事

建始四年召前所奏直言

之士詣白虎殿對策通監

同帝建平元年詔守令直言

通政事延于側陋可親民者各一人前本紀元壽元年

李賢良方正能直言者各一人同上

好直言无隱諱帝每不令容歆於上前證歲將飢凶指

天畫地言甚剛切故坐免通監

明帝開敢諫之直言選

張平子東京賦

建初元年李能直言極諫之士各

一人後本紀五年詔公卿已下其李直言極諫能拒朕

過失者各一人遣諸公車其以岩穴為先同上

和帝永元六年詔令二千石內郡守相李能直言極諫

之士各一人招岩穴披幽隱道詣公車本紀

晉元帝容納直言盡已待物晉本紀

晉高祖降情納下

元稹直言唐書傳公以早詔文武官極言得失
馬周傳孫伏伽以小事持諫厚賜以勉之自是論事者
唯懼言不直不能敷上之盛意元稹疏正色直言虛心
受納李百藥封建論太宗以虛受為理本以直言為國
華陰賈秦公今封事諫本比也使所言是有益於
國使所言非无累於朝陛下何處加斥逐以杜塞直言
其直言正諫不避死亡之誅者特加寵榮吳兢疏父老
郭從謹進言曰宋璟為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平自
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為諱惟阿諛取容是以闕門之
外陛下皆不得而知通監林甫國忠得君專引傾邪之
人於是上不聞直言季絳傳公故其疑蕭復之輕已
謂姜公輔為賣直而不見容唐本贊容直已廣視
聽此治家也大臣不親直言不進此亂萌也人君始即
位必有狂直敢言者上或激而進之則君子曰彼狂而
容於上其欲來天下之士乎小人則曰彼之直得幸於

上吾將直言以激利乎元鎮諫許疏上策試賢良方正
直言極諫等入牛僧孺等皆指陳時政之失李吉甫用恩
其言直進訴於上僧孺等又不調復監

名臣事鑑

直字出牛直言於紂皆極慮死忠前東方朔非有先生直

言直折大臣於朝堂從幸上林賈姬狂廁野彘入廁上
遣都三不行上欲自持兵救之都伏上前曰一姬死又
一姬進天下所有寧賈姬乎雖陛下自輕奈高廟太后
何上還身亦不傷前本傳直字出牛直字致太宗于弄璋
囊衣不言不傳反說李晟曰直字致太宗于弄璋
上忠臣也唐李晟傳詔曰乃祖在正觀時陪事直言无
所避魏書直

書圖聯珠

永貞曰君人者宜則直言至荀解蔽聖主
延直言之路後何散傳仁君納切直之言

忠臣不養諾之節陳忠傳

羣書事鑑

諫其見忠臣之心乎其志直其言危文
中札舉端正言且辟披露得失後察德傳

反說

宗正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忠良切
言皆擯於宮中言鼓之聲且傳於耳前路偏舒傳

斷隋文帝太宗曰此人自謂群下不可信任朝臣既知
上意亦復不敢直言舊唐史

誨言

名君事鑑

唐宗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名德書談命
成王拜手稽首誨言洛誨周公曰嗚呼我

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教誨

誨教也教宣王求賢之未仕者詩德誨唐太宗謂侍臣

誨教也教宣王求賢之未仕者詩德誨

唐太宗謂侍臣

曰朕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

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勞逸不竭其

力則常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

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怠於木下則曰木從繩

繩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怠於木下則曰木從繩

則正后從諫則聖壽唐史元昭姚崇嘗於帝前序次郎
吏帝不存崇出內侍高力士曰陛下且與大臣裁可否
今崇堅言陛下不應非庶孽納諫者帝曰我任崇以政
至用郎吏重煩我耶姚崇傳

反說

刺公王誨亦詩二聽我貌二詩抄王誨厚爵
桑系

忠言

名君事鑑

漢吳忠言嘉靖諫之臣曷嘗不懷壽策相與
爭於廟堂之上乎前句奴替以進忠言

耳利於行張良傳詩見聽言門武詩好忠謀悅至言天
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疾自銜鬻者不可勝數梅
在傳宣帝趙充國欲罷騎兵會得進兵至書中即將功
權使各謙充國曰是相言之不忠也吾固以死守之明
主可爲忠言本傳元帝元延元年詔西者災異重仍在
位默然罕有忠言本傳

百官事鑑

言合衆與諸之忠揚孝至
張以切諫顯
名教上事行忠言則本傳

忠言則

之任也蜀志諸葛亮傳

羣書事鑑

子華酒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
行家語六本篇

規諫

百官事鑑

名君事鑑

謂衆官相規諫謂更相規諫衆官有闕尤尚

相規見上之過諫之必矣

言嗣征

得傳諫并以為

相而使朝夕規諫國藝諫汚水規諫也

之器也規主仁恩也以恩諫正君曰規隨所臣當足諫

以規君詩汚水美儒武公也能聽其規諫以孔自防

與聽其規諫以自脩如玉石之見琢磨之同上如琢如

磨住

本紀傳太示王珪推誠納善每有規益唐三傳每戒

臣下獻規常以危亡爲慮。歷賢論答奏未施行。上每見人奏事必假以辭色。與聞規諫。雖時本紀。權方紀奏。宣統道中。可鑒山谷。銀帝責曰。天子所乏者。嘉謀耳。公不推賢進善。乃以利規我。下便還第。本傳。宣宗納規諫。以進德。張說封禪。上曰。濟州刺史裴耀卿表。勸百言。莫非規諫。且曰。人或重。輿則不足以行。成朕常宣之坐。隅且以戒。左右。通監。杜希全獻。休安八章。多所規諫。德宗深納之。舊唐本傳。宣宗初。李絳言。帝王以納諫爲聖。詔諫爲昏。今不聞進規。納忠。何以知天下事。幸。厚傳。名臣事鑑。牛僧孺下私論。晉韓起聘于鄭。文伯身之。子產戒曰。云云。事畢。富子諫曰。云云。怒曰。邪僻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无刑罰也。子寧以他規我。從規正也。左傳十六年。湯東每朝廷有得失。忠規諫。後本傳。鄭外後。凡規諫得大。唐本傳。表明。劉正。音同。

時上疏云云帝納之詔曰卿來無忠鯁能抗疏規朕之
夫不厚賜无以勸能者凡賜物百段悉明傳

高士廉字伯權古今心術明達臨難不改節嘗官元朗黨
所乏者皆與相諫耳通鑑

羣書事鑑 卷二 大夫規正規正諫也 韋襄十四 史朝有
諫二不規之臣无不昌也 晉段灼傳 臣

臣不規而後王斟酌焉 莊不其規諫以告王也 國周語

威陳

新增二條

名君事鑑 馬鼓納諫 宋取歲成克昌之風致太平

諫前賈誼 漢 漢 無或敢伏小人之攸歲書 戒漢上相

時檢民猶守節子嚴言莊相頤歲諷同上 禮 昔武丁

之賢猶求歲諫後蓋勳勸明庭燎美宣王也因以歲之詩

庭燎 漢宣帝 本始二年詔有能感朕過失毋諱有司前
本紀除詘諛以招切言聞天下之口廣歲諫之路 路溫

寄尚德緩刑書明帝永平三年詔京省鄉士獻詩百工

歲諫其言事者庶有所諱後本紀唐太宗詔李義府

晉王為太子除舍人獻冰華歲唐奸臣傳張蘊古上六

生歲舊史上曰魏懿歲規朕失不可一日離左右則

康帝武功教出遊政公綽奏太監歲以諷之天子遣

使叩曰卿愛朕朕者當置之座隅唐柳公綽傳太宗

荒德裕上冊表六歲解甘明直婉切李廣孫傳詳見諫

諫明太宗策制子大夫廷待制副朕虛懷必當歲作

之闕下政之班對曰聖宋有求賢歲嚴之言見陛下咨

訪之動劉賁重順宗帝為待讀秋能接歲以諷本傳

名臣事鑑昔周帝為太史也命百官歲王闕左奏

史号令百官每官各為歲解以戒王若歲之燎疾故名

歲言官歲者各以其官所望而為歲解虞以厚備故以

獵為歲也上文注

羣書事鑑

文獻吳於補闕戒出於強正選泉昭明太子序傳詩師歲師少師也歲二則

王闕公正得失也國周語注

歲規

名君事鑑

大周車駕聽歲規之美唐李密移書

諫必曰父修子尤念并也國楚語楚左史倚相曰昔堯武公年九十五矣猶兢兢然於國自卿大夫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元謂我老耄而舍我朝夕必父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德我在與有格黃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備凡有訓訓之諫君寢有環珮之歲臨事有警蹕之通宴宴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賡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聲戒以自戒也及其後也謂之盾堊武公同上虞夏之故宋等上諫書歲規以政鍾離意等亦規諷殷勤後稽吏序周太宗每召宰相平章必遣

諫官俱入小有缺失隨時歲規陸贄奏獻

聖宗

宋瑋嘗

手寫尚書无逸篇爲勸以獻勸帝出入觀省以自戒其後

朽暗心代以山水禽稍倦于動左右不復嚴規

聖主樂聞其過故有歲規之道魏志高

羣書事鑑

聖主樂聞其過故有歲規之道魏志高

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師箴謨諝近臣不

規然後王斟酌焉

師少師也箴刺王闕以正得失規

盡其規諫以告王也周周語

工諫

名君事鑑

工以納言時而賜之匠工樂官掌誦詩

以納諫書其類

太子既冠成人未免

於保傅之嚴則有監史調詩工誦箴諫進工習樂者也

前賈誼東宮每歲孟春適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

工執藝事以諫庶百工各執其所治技藝以諫二失常

書簡在知悼子卒未葬晉人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鍾杜賁自外來聞鍾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賁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地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賁曠曠有尔心或聞子是以不與言尔飲曠何也曰子知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知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尔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執臣也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尔飲何也曰賁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賁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于今旣畢獻斯揚觶謂之杜季解之既反謂推弓下或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問曰公之所讀者何耶曰聖人之言也曰然則君之所讀古人之糟粕矣夫莊子道或死都佇于西山仙人王洛叩馬而諫乃止崔懷直奏或皇太子朕少好弓矢得弓十數以示弓

工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則勝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寤卿者下之末精也

名臣事鑑

包氏 爲文惠君解牛君曰技至此乎庖丁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

羣書事鑑

工誦箴 諫臣宋人也誦箴諫之辭左

於民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廷列者獻詩國周詩邵公曰天子聽政士獻詩鼓鼙獻曲史讀書師箴瞽賦瞽誦百工諫庶人傳言近臣不規然後王斟酌焉同上武居則有師工之誦國楚詩詳見前箴規門

諷諫

名君事鑑

造幣 器群臣固爭沸鼎之爲用甚寡然猶相繼諷諫耳非杜其漸而防其初故唐

陸贄奏議**成公** 大師教詩曰比匪比者見其失不敢狂言取比類以言之礼春官**康公** 晚朝闕昨作諫

晏起姜氏請遜

後章若紀序盧令刺

襄公

好田獵而不

修民事百姓苦之

故陳古以風焉

詩重

國惠侯起陵

陽臺美終而生死者數十人

又執監吏將殺之

夫子適

陳聞之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

夫子曰美哉斯臺自

古聖王之爲城臺未有不教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也

陳侯然而退乃赦所執吏

孔叢子嘉言篇

揚雄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其主

十二月羽獵揚雄

從因奏校獵賦以風明年從至射熊館

上長揚賦以風焉

前本傳

張華古上太子奏以諷

君

李傳

魏證侍宴奏破陣武德元

年則魏首不顧至

豐美

則諸

玩无戰幸有所

誦切如此

唐本傳

文德皇后既薨帝作

晉觀以望昭陵引證同

并云云證

魏曰曰

以限下望

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

帝爲

觀

上

公王也

獻寶鑑張九齡上事

貶

上

仲諷諭本傳

詔有諷諫猶髮之有梳

吳

就傳

諷諭本傳

詔有諷諫猶髮之有梳

吳

就傳

諷諭本傳

詔有諷諫猶髮之有梳

吳

就傳

諷諭本傳

詔有諷諫猶髮之有梳

吳

就傳

宗遣使擇天下姝好者納後宮号花鳥使呂向奏美人
賦以諷本傳景宗喜武功且數出遊獵公總奏大醫咸
柳公綽傳景宗昏荒數游幸押比小人驟然簡於未
裕上冊奏六箴其一曰宵衣旰食視朝希晚也二曰正服
調服御非法也三曰罷獻諛飲余珍怪也四曰納諂諛
奔侮忠言也五曰辨邪調信任奸小也六曰防微諷
勵輕出也皆皆明直婉切帝雖不能用其言獨救草
原諄二作認厚謝其意撫裕傳

名臣事鑑

齊景公問子思曰子思近市識貴賤乎何貴

何賤曰踊貴屨賤時景公繁刑有踊踊者
故以對景公於是自刑若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
子一言而齊侯省刑左昭三年景公愛馬暴死公怒欲
刀解養馬者晏子曰請赦之尔罪有二也公以尔養馬
尔殺公之愛馬尔罪一也使公以一馬之故殺人焉者
姓怨尔罪二也使諸侯聞而輕吾國尔罪二也公赦之

國者詔楚王將遊荆臺司馬子祺諫王怒之令尹子西
質於殿下諫曰荆臺之觀不可失也步馬十里引鑿而
止曰子祺者忠臣也而臣者諫臣也願王實忠而誅諫
馬王曰若後世惡之何也子西曰大王方歲之後楚山
陵於荆臺之上則子孫必不忍遊於祖父之墓必爲龜
索也王曰善乃還孔子聞之曰至哉子西之諫也入之
於土室之上抑之於百世之後也家語十政吳欲伐荆
三令敢有諫者死舍人有少滿子欲諫懷彈於後園露
沾其衣如是者三朝王曰子來何苦露沾衣如是曰喻
上有螳螂高居而鳴不知螳螂委身向前捕螳螂不知黃
雀引頸欲啄黃雀又不知彈在其後自發前不顧於後患
王乃罷也則如向諫楚管靈公造九僇之臺不諫者死
前息曰臣能累土一博棊如九雞子於上公曰危哉息
曰復有危於此者同上**後息**兒寬乳臧重德曰臣聞德
望之等時二閭作或以紆下情而使讒諂得以宣上德

不忠孝與班固兩都賦序同馬融為天子遊獵之賦
其卒章歸之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天子大悅則本
傳弱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為用相如欲諫業已建
而不敵入著書弱父兄為辭已誌難之以風天子同
上相如欲侈虛辭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詩之諷
諫何異揚雄以為發龍之賦勸百而諷一猶為鄭衛之
声曲終而奏雅不已戰乎本贊子虛之事大人雖然其
指謂神歸於先為言也序陳九族之義詔報曰聞
得密表先陳在古明王聖主以調間政切至之辭歎誠
篤實退思補過將順正教倫悉至矣三國魏本傳晉惠
帝之為太子不能親政事道每欲陳啓數立而未敢
發後會宴慈殿基羅托醉因跪帝床前曰臣欲有所啓
武帝曰公所言何耶羅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抚床曰
此座可惜帝意乃悟晉本傳漏為皇太子諸王侍讀
獻能樓賦以諷章季傳穆示好暇游自南陽獻筆虞人

歲以諷諭爲居易作樂府又詩百餘篇規諷時事通監
穆宗開元八年用筆法對曰心正則筆正筆正乃可法
矣時帝荒縱故公權及之帝改容悟其筆諫也本傳

羣書事鑑

諷諭爲上臣之禮不顯諫諫凡諫諫諫爲上

言耳記曲礼下以風刺上莊皆警喻不庄言也詩大
序主文而諷諫言之者无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匪
諷諫詠歌依違不直諫同上刺朝也言臣之君子以風
其朝焉無案或出入風議北山諫有五十一曰諷諫孔子
曰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李氏自墮之是也公羊莊
二十四年注子孔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莊五曰諷
諫家語下政依違成詠避密者也上莊惟夢主而行君
從其諷諫同上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有臣道

史礼有五諷諷爲上若夫托物見情因文爲諷目使三皇之
者无罪聞之者足以自戒貴在於意達言從理歸乎正

昌其狡計摩上以術佑成名哉後多壘廉諂閹美利者謂之諷諫唐白居易贊傳聞人懷五常故有五諫諷者智也禍患未萌觀其壘未動而諷告此智之世自見通

密諫

名臣事鑑

石建為郎中令奏事於上前即有可言并

親而礼之前方石君傳元帝寢疾傳詔儀又定陶王常史冊在左右以親密臣得侍疾候上聞獨寢直入卧内伏青蒲上言曰皇太子名在考係於百姓定陶王妻愛幸今流言以為太子有動搖之議臣願先賜死帝見丹言切至謂曰善輔導太子毋違我意太子由是為嗣本傳附錄時有所言朝前草莽衆多為乾土之過以好忠直人臣大罪也本傳附錄之所上便宜又言得失手自書寫戮削草本宗族染其化後本傳帝問史鑑政事篤詭密對本傳皇明高愛謹不勒前後上表陳諫有裨益者五

百餘事皆手書毀草不宣于外本傳以書陳事臨
薨焚其草故奇策密謀不得悉聞也魏志本傳陳
九族之義詔報曰聞得密表先陳往古明王聖王以調
閭閻切至之許敕誠篤實本傳數密謀得失每上
封事輒削草其外人子弟莫能知也本傳性方
謹忠厚每朝廷事有所不足必手自書表前奏草家
人不見也本傳嘉謀入告皆焚其草故世莫聞或
謂諱公太過佐曰入則逆勝出則詭辭君臣不密之戒
吾惟懼其不及晉本傳魏文帝謂群臣曰郊周免者真
忠臣矣朕有是失常止言回論至朕所不忍聞者皆侃
侃論說无所避就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其諫豈不忠
乎北史本傳進每事輒削草其齊本傳周疾甚
取所上章奏焚之曰管安暴君之惡取身後名吾不為
也唐本傳所敷納緣政得失咸有可觀奏已即削
藏於外莫知帝曰曹於我肺腑然事之機切无不

聞惟其忠繁所激耳本傳馬倫奏議未嘗不焚藁家人
無見者本傳馬倫奏議未嘗不焚藁家人
近但記其削藁疏奏而莫知所言本傳云馬倫每進對奏
寔尺大臣節未嘗露於外本傳即有諫於上必毀藁
家人無知者本傳或曰陽子陽城也惡訕上者惡為人
臣招者難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得
而知焉愈愈之曰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
相者之事也陽子之所宜行也韓文諫臣論
愈愈言方鎮進獻等事自知言切且斥去悉取所上疏
藁焚之憲宗果將絳曰云云帝勳容曰卿告朕以人所
難言者疾風知勁草卿當之本傳

羣書事鑑

愈愈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不聽則此之
能曲凡事君欲諫不欲陳陳不言其過於
外表記晉殺陽城父曰石士造薛而言能薛而出臣不
以實告人魏魏文六年薛人焚諫草杜曉出左掖薛

反說

臣不密則失身易係倖魏曰謂群臣曰今國家善惡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彰君之短明已之美北史高允傳神宗帝曰諫者不密要須歸曲於朕以自取名唐陸贄傳

體字

詭辭 不顯 謹重 不露

三諫

名君事鑑

宣宗

不君宰夫能踏不熟殺之趙有士

季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諫先不入則子繼之二進及雷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左宣二年

宣宗

晏朝群臣立拜外至頓仆

退上疏曰禮三諫不聽則逃之陛下新即位臣至三諫恐危及禮穆唐李嶠傳

名臣事鑑

宣宗

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

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告之人臣三諫不從則義可以去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史

宋世家
常一日三諫及至公泣曰昔安子一日三責我今即責我乎平公傳我將侵曹曹謂諫曰我衆以无義君請勿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君子以為得君臣之義公子莊二十四年

羣臣事鑑

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号泣而隨

之記曲礼子曰事君三遷而不出竟則為利禄人也

曰不要君吾弗信也表記

陳子曰諫則危身不諫則

危君故君子上不危君下不危身三諫不從則去矣
子傳記諸侯諫不從得去何以屈尊伸卑孤惡君也去則遣大夫送至于郊及三諫者何以為得君臣之義必待於郊者忠厚之至也白虎通
臣愛君 尽忠 後告

五諫

名臣事鑑

諫有五一日諷諫孔子曰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
臣民自應然之具也二曰順諫

諫是也三曰直諫臣家諫是也四曰爭諫子反請州

羣書事鑑

經凡諫諷諫為上諫諫為下事君由主諫

諫曰忠臣之諫君也有五義焉一曰諷諫注上其事以

諷諫其君二曰諷諫諷諫元文飾也三曰降諫卑降其

作所以諫也四曰直諫五曰諷諫唯度主而行之吾從

其諷諫乎諷諫依違諷諫害者也家語下政曰禮有

五諫諷為一後李老云依諷諫者知無禍之萌而諷告

之也順諫者隨順不逆君心也開諫者視君之顏色而

諫之也指諫者指其失事而諫也陷諫者言國之害忘

生為君也上注諷諫人懷五常故有五諫諷諫者智也

順諫者仁也矣指諫者信也陷諫者義也則

隱於中直言國之害勸志志生為君不辭其身義之性

也白虎通孔子曰諫有五五從諫今上

太李增廣各壁聯珠乃卷書華前集卷之四十四

聽納

從諫

新舊

名君事鑑

一帝三王

堯舜禹湯

文武

此六君者莫不

各奏未施行壯大國有大焉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為

善孟子孫五下湯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國湯從諫如流

必先民之言是順書伊訓國宗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

則正后從諫則聖堯舜上不顯國越小大謀猷罔不

率從文侯之命文臣所以聖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詩

思齊漢高祖羽與漢約中分天下羽東歸漢破正歸張

良陳平諫曰楚兵罷食不困其幾而取之此豈虎自

遺患也漢王從之而卒紀高祖結善如不及從陳若轉

圜聽言不求其能故天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

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合天下之知梅福上書高祖知人

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如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
如由己從諫如順流無時如鄉赴當食叶哺納子房之
謀拔足揮洗捐卿生之說英雄陳力群策畢幸此高祖
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臣竊思王公命治張良之博懷祖
也其言如以石投水莫之逆李肅遠運命帝命帝命
躬行賈誼之所陳略施行矣帝命見賈誼云賈誼曰帝
陳諫未宜從諫也子曰孝武具生知之乎臣未從未嘗
不以而容之故賢人擯于朝直言爲禍於耳又不中
臣薛廣德直言從諫上射獵廣德上書曰今上卒暴
露從官勞倦願陛下少休宮中與五百班同憂陛下即日
還帝本傳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主善臣惡臣
見反臣臣從諫如仇唐李德裕武宣帝爲周宗曰朕
自立太子遇物則諫之見其息於木下則曰未從獨則
正后從諫則聖德唐李德裕武宣帝謂長孫无忌曰吾每諫我
不從我發言輒不即應唐魏徵傳詳見後使使問他日

從容問曰比政略若何澄對曰陛下正觀之初守入諫
諫三年以後見諫者悅而從之比一二二年勉強受諫而
意終不平也帝悟曰非公无能道此人苦不自亮耳
每犯顏進諫帝隆帝甚怒色不從而天子亦為容屈
並全上觀太宗之責任也諫斯從言斯聽才斯奮事斯
贊杜正倫與韋挺虞世南姚思廉論事終日太宗召謂
曰我聞神龍可擾而馴然願下有逆鱗嬰之者死人君
亦有之卿等遂犯吾鱗裨闕失朕其慮危亡哉正倫傳
從諫如順流岑文本傳太宗休列景光人到于今稱諫
以從諫改過為稱者是知諫而能從過而能改帝王之
大烈也陸贄奏以長樂公主出降救有司資侯爵於永
嘉長公主魏諸諫曰云云上然其言入告皇后二曰安
每與陛下言必先候顏色不敢輕犯威嚴况臣下踈遠
乃敢抗言如是陛下不可不從也留監國見反政

元宗

開懷幼思

從諫

陸宣公奏

以見

反政

德宗崔寧謂所親曰上聰明從善如轉規李德裕反後
宣宗大中十一年上欲幸清華宮諫官論之甚切上為
之止上樂聞規諫凡諫官論事門下封駁苟合於理多
屈意從之備錄帝從諫如流全上

書林含璧

開懷納諫陸贄奏以止唐受言臣李德裕傳
虛心聽納唐劉伯傳垂朝聽規唐李定以傳

人主和顏受諫唐賈山三言疑孫延納於前言唐劉伯傳
聖王出已從諫唐段平仲贊虛襟以納其言唐劉伯傳
垂聽聞達直之路列朝傳
聽言弘接下之規列朝傳

羣書事鑑

古之明王記能无過從諫而已矣又中
則易有君失於上則臣補於下臣諫於下

則君從於上全上法語之言能无從乎改之為貴此言
之言能无悅乎釋之為貴悅而不釋從而不改吾未如
之何也已矣病九中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无

不聽也市賈山至言

反說

今商王受賊虐諫輔書奏史本紀紂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

与太師少師謀道去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諫

乃強諫紂怒剖比干觀其心同上紂淫佚箕子諫不

聽佯狂為奴比干直言諫紂怒剖視其心史本紀紂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

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史本紀紂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

榮夷公為良夫諫不聽史本紀紂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

甫諫不聽同上刺鄭史本紀紂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

諫而公弗聽詩將仲子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衆以无

義君請勿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

子以為得君臣之義也公羊莊三十四年晉侯假道於

虜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弗

聽冬晉滅虢師遂襲虞滅之左傳五年晉靈公不君厚

斂以彫墻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國也使婦人載以過

趙盾士季見其首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
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乃雷而後
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對曰君能捕過袞不廢矣
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麇觸槐而死宣
二年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過矣汰而懷諫昭四年

周昭始皇天性剛矣自用天下畏罪持祿莫敢尽忠上不
聞過而日驕下懼伏誣謾以取容史秦紀秦皇惡忠行
誅退諫諂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喻合苟容比其德則
賢於堯舜諫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憤而莫之告也
前賈山傳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惡言結於忠
古頃者立朝之士不以忠信見賞常被謗訕之說遂使
群下結舌莫敢正辭后秦書傳二出通用趙書國書今
宗室震恐群臣諫者以為誹謗使天下之士候旨而聽
重足而立掛口而不言是以三王失百忠臣不敢諫智
士不敢諫天下已亂姦不上聞豈不哀哉史秦紀三十一

繞奏封事云云書奏上以寬饒怨謗時以爲大逆不
 道鄭昌敗傷寬饒以言事不當意而爲文吏所詆在上
 書頌曰山有猛虎藜藿爲之不采國有忠臣奸邪爲之
 不起寬饒上書陳國事有司効以大辟臣官以諫爲名
 不敢不言上不聽遂下寬饒吏寬饒自刎帝益寬饒傳
 成帝委任王鳳專勢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議
 刺鳳爲鳳所誅王氏浸成災異數見梅福上書曰陛下
 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六載音鳥鵲遇害則仁鳥
 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
 諱王章資質忠直敢面折廷爭元帝擢之以厉其臣而
 矯曲朝又至陛下戮及妻子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
 群臣皆知其非而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
 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下亡諱之詔上
 不納梅福傳成帝欲立趙婕妤好爲皇后劉輔上書曰云

云書奏上使持御史收係捕掖廷祕獄群臣莫知其故
本傳**周帝**時申屠剛對策曰今朝廷數下詔書張設重
法抑斷誅謗禁割議論罪之重者乃至腰斬傷忠臣之
情挫直士之統殆乖建進善之旌垂敢諫之鼓闢四門
之路明四目之義也後本傳**周帝**謂曰譚曰吾欲識決
之何如譚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百譚非至无法將
下斬之云云本傳大司徒韓歆坐事勦永固請之不得
以此忤帝意出為東海相鮑永傳**周帝**趙騰及忠正諫
如當誅戮天下杜口塞諫諍之路非所以昭德示後也
張皓傳**周帝**李膺等以黨事下獄番上疏極諫曰亡國
之主諱聞直辭陳蕃傳**南朝**幸无度沈懷文与王
景文每諫不宜亟出云云下作色曰卿欲效顏峻耶懷
文終以此賜死峻前以諫被誅南史本傳武德初孫伏
加上三事其一曰**周**失天下者何不聞其過也自謂功
德盛五帝邁三王窮奢極欲使天下士肝腦塗地戶口

彈劾監賊日盛當時非无直言之人卒不聞情者其不
受諫而臣不敢諫之也唐孫伏伽傳元宗時吳兢上疏
隋書而駢於自負必堯舜莫己若而諱亡憎諫乃曰有
諫我者當時不殺後必殺之大臣蘇威上古文尚書帝
以爲訕己蕭瑀諫无伐遠出爲河西郡守童蒙諫无幸
江都就賜死自是蹇蹇之士去而不顧外虽有變朝臣
鉗口帝不知也身死人手子孫勦絕爲天下笑吳兢傳
李綱諫國書不見聽遂乞骸骨帝罵曰錫羗朕尚書
邪曰陛下功成厚自矜伐臣口如持水投石敢又爲尚
書乎李綱公忠在正關初遇下有礼群情上達今外官
奏事顏色不接間因所短詰其細過故臣有忠款而不
得伸此不克終入漸也魏證十劾疏中宗神龍元年大
水詔文武九品以上官直言極諫宋務光上書曰后王
樂聞過罔不具拒諫罔不乱樂聞過則下情通下情通
則政治无缺此所以具也拒諫則群臣雍雍群臣雍則上

孤立此所以亂也

本傳

元宗

初立吳兢上疏曰比見上

封事者言有司未但賜帛而已未嘗蒙力見被拔擢其

許日則朝堂決杖傳送本州或死於流貶由是臣下不

敢諫本傳崇言於元宗曰燕融欽章月將以忠被罪自

是諍臣且折臣願群臣比得批逆解犯忌諱可乎兢崇

侍李林甫欺蔽天子耳目諫官皆持祿養資无敢正言

者補闕杜璡上書言政事斥下邨令因以語動其餘曰

明主在上群臣皆將順不暇亦何所論君等不見立仗

馬乎終日无言而飲三品獨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魚欲

不鳴得乎由是諫諍路絕李林甫傳德宗猜忌刻薄以

強明自任耻見屈於正論而忍受欺於奸諛故其疑誦

復之輕已謂姜公輔多實直而不能容本紀贊觀陸贄

論諫數十百篇誠陳時病皆本仁義可為後世法炳

如丹帝所用繼上一唐祚不競惜哉本傳贊德宗用裴

延齡陸贄言延齡僻吳陽妄不可用不聽俄而延齡薨

使得罪天下仇惡不敢言贊上書言古諫帝不降心上德
宗時陽城等詣延英門論裴延齡事伏閣不去帝震怒
左右懼不測乃福太言曰國有直言天下无虞矣五年
八月與見盛事張万福傳諫帝時對殿中論執強梗帝
謂絳曰是子我自拔擢乃敢尔必斥之絳曰陛下啓言
若路故群臣敢論得失若黜之見指其口使自為諫非
所以發揚盛德也自居易傳諫帝數游畋季絳諫其屬
而延英切諫不幼絳所論事万餘言本傳國宗視朝常
宴數游畋失德拙楚諫曰臣以諫名官使陛下負天下
義請碎首以謝遂叩龍墀血被面劉拙楚傳

諫諍傳胡亥胡亥今日即位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諱
諫諍計者謂之妖言市賈誼傳張陽智足以拒諫諍足
以飾非段嘉傳○聽言則對諫言如醉詩桑桑拒諫者
慮之所必塞也家語六本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
聽骨澤不下於民孟賁委下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

詔予既已知之矣詔二入吉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
止於千里之外則謫詔而諫之人至矣告子下君嚴
猛而閉下臣戰栗而塞耳目五行志專已者孤拒諫者
塞而居則傳符字弗弗能聽降紂樂聽

求諫

名君事鑑

自設謗不於五倖之備唐獨預及備鼓

鼓

植誹謗之木後張附傳

置敢諫之櫛劉渙傳

初敬顯注夏禹垂朝時聽儆規之美唐李密後書

言宗說築傅岩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璽諸左右命之

曰朝夕納誨以輔云德書上說曰王入求多聞時

惟建事後命下武丁之服猶求箴諫後蓋勳傳

成王尺札致敬於周公求教誨

之言書洛誥漢惠帝欲除妖言今未決今除之房而

二年詔曰王且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

本所以通治道而求諫者也。本紀今人主開道而求諫
和顏色而受之。賞山至言詳見後。受諫山。宣帝陛下除
誹謗以招切言。厲咸諫之路。路溫舒傳。詔公卿
其悉意陳朕過。朕有所諱。本紀杜群枉之門。開眾正之
路。劉向封事。宣帝下明詔。率直言。見細繹以求咎。臣
公永傳。宣帝日食。詔百僚並上封事。无有隱諱。後本紀
明帝永平八年日食。詔有司勉修厥職。極言无諱。於是
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帝見音。味自引咎。本紀
宣帝建初五年。詔公卿以下。其各直言。極諫。能指朕過
失者。各一人。送詣公車。將親覽問焉。本紀日食。詔有司
各上封事。同上。肅宗與王書曰。吾言至戒。望之如渴。東
平王蒼傳。宣帝旦元會。設白獸樽於殿庭。樽盡上。施白
獸。若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此樽。飲酒晉利志。宣帝太興
元年初。直諫鼓謗。本紀。唐書。趙調。裴寂曰。朕即位以
來。每虛己求諫。通鑑本紀。太元正觀四年。旱。詔公卿言。

事唐本紀十一年詔百官言事同上魏謩曰陛下在正
觀初導人使諫李傳證曰非陛下導臣使言安敢數批
逆鱗同上證曰正觀之初陛下求諫不倦比來營繕數
多諫者頗有忤旨通監周思謨謂侍臣曰隋煬帝拒諫而
亡朕常以為戒虛心求諫而竟无諫者何也李勣對曰
陛下所為尽善群臣无得而諫同上武后垂拱二年鑄
銅匱四塗以方也列于朝堂青匱曰延恩在東生養人
勸農之事者投之升匱曰招諫在南論時政得失者投
之白匱曰申冤在西陳抑屈者投之黑匱曰通元在北
告天文祕謀者投之以諫議大夫補闕拾遺一人充使
知廳事元宗改為獻納使百官志為匱謂李吉甫曰事
有不妥者第言之毋謂朕不能行也本傳又謂詢求過
關訪謀諷制詔中外率直言極諫者劉蕡傳

書林合璧

善旌

立鼓

闕門

鉤鐸

鉤匱

名臣

善旌

立鼓

闕門

鉤鐸

鉤匱

名臣

書圃珠

求善之具

太子旣冠成人則有進善之旌

誹謗之木敢諫之鼓鼓史誦詩工誦箴諫

大夫進謀士傳言語而賈直策聖王闢四門開四聰延

直言之路下不諱之詔立敢諫之旗聽歌謠於路後何

敵上書諫鼓謗木之設所以達幽枉延直言唐蔡謏傳

羣書事鑑

史文賢以自朝弼求脩正之士使直諫前

李問至於勿冤堯者求善无厭也同上國之將與直言數

聞內知已政外見民情故光帝虽有聖明之姿猶煩求

得失後蔡邕下刻事皇帝時招直則其智弥大求過則

其德弥光唐陸贄傳

東齊才文傳記古之王者政德所成又聽於民於是乎

使工誦於朝在列者獻詩周周帝

壁喻

抵后與王求諫如不及納善如轉圜諒直者嘉

之訐犯者善之愚伐者怒之狂誕者容之陸贄

論姜公輔狀德宗朝

納諫

名君事鑑

帝曰夫帝王之德莫盛於納諫故曰朝有

采也諫之有益如此上聖之君恐不聞已過故堯設諫

鼓重拜昌言唐吳兢傳疏

書序禹曰禹拜昌言述

湯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言能納諫也陸贄奏疏

書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書言當納諫誨以輔

我德書命上

書所以至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詩

思齊太宗曰昔**書**不用夷齊書殺杜伯古帝王納

諫固難矣唐王珪傳昔**書**納善如不及從諫如轉圜

前梅福上成帝書高祖留食吐哺納子房之謀後班彪

王命命**書**帝聞叔孫通之諫則懼然納曹相國之對而

心悅前本贊**書**帝辟臣爰至諫說金切常假借納用

焉本贊**書**帝蕭望之疏曰朝无爭臣則不知過迫於幾

坐右出入觀省以誠終身宋景博開情抱納諫諍下猶
懼不敢進奈何以爲罪矣校勸曉諫諍疏閱衆納忠克已
從諫達贊義以肅宗虛受廣納同符太宗同上

周鼎疑統進納於謹言舊本贊十八年无誤可否者至
孟客數論駁四方知天子開納許孟客傳德宗問其
坊於公者贊勸帝群臣參曰使極言得失若以軍務對
者見不以時聽納無從兼天下之善以爲聰明陸贄傳
周鼎喜武功且數出游畋公綽奏大醫歲以調曰云云
天子遣使謂曰朕當直之坐隅抑公綽博自古納諫昌
拒諫亡夫人臣進言於上宜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
兼有雷霆之威彼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
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則十二金開納
將矣勵尚恐不全今乃欲讎訶之使直士杜口非生機利
也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李絳傳終曰帝王以納
諫爲至拒諫爲昏今不聞進規納忠何以知天下事帝

曰章外厚啓膏數上疏其言失切頃卿未知且

羣書事鑑

史仁君唐延山靈之士納切直之諫故能忠上安帝書垂聽逆耳甘納苦言者終壯

之君也晉劉頌傳

受諫

名君事鑑

商高宗后從諫則聖仕君以諫為明君能

文臣曰

惟仁人能受至諫不惡至諫太公六韜云秦

國責人斯无難惟受責如流是惟報哉書秦誓

好謀達於聰受諫如流是惟報哉書秦誓

從代來每朝即官上疏未嘗不止釐受言言不可用直

之言可采未嘗不納至行也欲以致天下賢士大夫

聞所不聞以益聖廟今人王之威非特雷霆也勢

重非特万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士猶恐懼

而不敢自及况於惡聞其過乎賈山至言

成帝博覽

古今各受直辭本贊唐陸贄奏武正色直言虛心受納不諂鄒訥无奔
蜀奔堯之求諫也李百藥封建倫母見視朝聽受无倦
云云生民以來一入而已公上魏謩曰陛下正觀之初
導人使諫二年以後見諫者悅而從之以一二年勉強
受諫而意終不平也李德裕魏謩曰人君常虛已以受人
通鑑太宗宗伏惟以虛受人博覽兼聽使深者不
德遠者不乖所謂闕四門四目也吳兢傳疏漢高帝
赦周昌桀紂之對晉武帝受封毅威靈之謬况陛下豁
達大度不能容此狂直耶同上顯宗虛受屈納同符太
宗陸贄奏議

書圖聯珠

以虛受人虛己求諫見求諫聖居高祖事

以虛受為理本見上太宗虛襟以納其說
見納諫類以虛受人見上元宗山下有澤咸君子以
虛受人住王弼云以虛受人物乃感應易感卦

趙顥受諫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見前文帝事以
惜納用見納諫太宗降溫旨假慈顏見納諫齊威見後
諫每見人奏事必假以辭色通鑑太宗紀降以溫顏訪
以今古劉伯傳宋武作色見拒諫

大中十一年上欲幸華清宮諫官論之止

切上爲之止樂規諫凡章疏必焚香盥手讀之通鑑宣
宗紀天子齋戒受諫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家宰齊
戒受質臣歲終群臣奏事諫主所當改爲也記王制郊
之祭也王立於澤親聽誓命受諫之義也郊特牲

羣書事鑑

卷之三

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家語子路初

乎苟脩身以人臣言之既不易人主受之又艱難親未
萬說傳諸葛亮曰良藥苦口惟疾者能甘之忠言逆耳
惟達者能受之吳志諸葛亮格傳信推善人能受尺言

國語
反說
具從諫門

聽諫

名君事鑑

黃帝有合宮之聽文中問易夏曰垂拱聽

銘於荀簋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寡人以義者擊鐃
教寡人以事者振鐃誥寡人以憂者擊鼗諸寡人以獄
者揮鞀鞀者垂鍾鼓磬鐃以待四方之士曰云云通鑑
外紀餘同上同有獄訟者搖鞀同上又曰不聞亦式不
諫亦入詩思齊衛懿公之德又能聽其規諫其如切
如磋如琢如磨臣聽其規諫以自脩如玉石之見珍於
世同上又曰不脩文孝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諫者從
之策制曰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意示
下及芻蕘之愚石亦傳聞陛下垂寬明之聽无忌諱之
誅則四方衆賢不遠千里輻湊陳忠同上公卿以上其

敢大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也劉輔傳平康忠論
繫劉輔傲善明主垂寬宥之聽崇諫諍之官廣開忠直
之路不罪狂狷之言然後百僚在位竭忠不謀不懼後
患上帝嘗欲出遊剛以隴蜀未平不宜宴安逸豫
諫不聽遂以頭軔乘輿輪帝遂止內外群臣多帝自選
群臣莫敢正言剛每輒諫帝並不納後漢中宗剛傳唐

太宗

陛下降慈旨假柔順虛心聽納舊相劉伯傳

陛下屢發德音使左右侍臣得直言極諫然頃者
所上封事皆寢不報有容下之名无聽諫之實遂使諫
者稍自鉗口飽食相招爲祿位唐獨孤及傳陳政事疏

書林合璧

爰謀爰度皇皇者華

垂輶聽歲規李密書

來次口來茹臣工

下車拜昌言韓文

從諫如順流班彪上書論廣山數之大後陳忠傳傾耳
從諫若轉圜前梅福上書納耿澮之流虞世南疏達聰
臣羣下結舌後漢書傳天下杜口後張皓傳

羣書事鑑

史商人庶人誅謗已而改之從善无不聽也前賢山至言宜開張聖聽恢弘志士之

氣也志諸葛亮傳

聽言

名君事鑑

昔帝禹氏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龜有共

傳子欲聞六律五声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進以出納仁義禮智之言汝當聽書益稷帝曰汝亦
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同上禹下車拜昌言辭又无
稽之言弗聽書太禹謨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
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太甲下言是詭乃言惟服
乃不良于言子罔聞于行商命上言聞丹書之言退
而為戒書於几鑑于盤盤為銘大戴禮曰忠直道德之
言固吾之所習聞也唐元稹教太子書成王之於周公
也无往而不聽荀子漢書七年帝赦劉歆曰吾不

用公言以困平城前本紀沛公入秦意欲留居之樊噲
諫不聽張良曰夫秦為无道沛公得至此今始入秦即
安其衆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
口利於病願聽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張良傳信使人
言於漢王曰有邊無所請自立為假王漢王怒張良陳
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不如因立之使自為守遣張
良立信為齊王上謂信傳韓信曰漢王言聽計從同上昔
高祖聽言不求其能梅福傳高祖寤成卒之言斷懷土
之情變其鬼王公卿論文帝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
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礼誼之不如法令教
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觀之也前賢論
說所言皆聽公孫弘傳曰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
諫從王吉傳疏文帝上出便門欲御樓舡薛廣德當乘
輿前免冠頓首曰願從橋陛下不聽臣自刎以血污

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舟
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太大夫言可聽上曰時人不
當如是耶乃從橋通鑑明曰詳見群言響如振玉後樊
豐傳明曰聖者不以人廢人伏惟陛下少垂神聽選
賢植承自訓或曰宗之責任也謀斯從言斯聽洞然
不疑唐書擬黃退朝之暇宴接待臣每言及閭主亂朝
則省懼自戒言及賢君理代則企竦思齊言及稼穡艱
難則務遵節儉言及閭閻疾苦則若君臣同慮議息征徭
降黃請前所言奏夫施行狀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
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唐劉伯康元帝姚崇宋璟言
聽計行唐武九幽贊姚崇十事要說宋璟剛正又過於
崇先帝所尊憚屈意聽納姚崇責任用姚崇宋璟故左
右前後皆正人也李絳傳德宗在危難時聽贊謀及已
平遠仇不言辨然以譏倖逐猶奔土梗唐贊願陛下
匹夫片善採錄不遺庶士傳言聽納元卷奏唐出公女初

辨聽言考實虛受廣納弘接下之規明目達聰廣脩入
之道欲知事之得失不可不聽之於言欲辨言之真虛不
可不考之於實並陸贄奏議詔延英坐日許百司長官
二員言闕失謂之巡對通監謂李吉甫曰事不安
者第言之元謂朕不能行也書不傳憲宗嘗稱太宗明
室之盛朕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何行而至此乎李
絳曰言之不行元益也行之不至无益也帝曰美哉斯
言朕當書諸紳彜絳傳以宗策劉蕡制聽人以言則枝
葉難辨本傳

名臣事鑑

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後甲署剛東

論指切時要言辨而確當世稱之仲長統曰凡爲人主
宜寫一通置之坐側本傳

羣書事鑑

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孟萬妻下聽人
之言樂於鍾鼓琴瑟故君子於言无厭荀

非相切直之言明主之所急聞前賈山至言垂聽逆耳甘納善言者濟世之君也晉史

反說

田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逆言是聽維逆言是爭詩小長巧言如簧巧言善言斐兮成是貝錦卷伯豈弟君子先信諛言○餘見則從諫門反說

賞諫

名君事鑑

書諫者受中賞諒於市朝聞於寡人之耳

者受下賞於是齊大治史陳元世家○侯賞士伯以瓜行之縣曰吾獲狄士子之功也匪將殺林父士伯諫而止左宣十五年○鄧都敢直諫而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在厠野彘入厠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曰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上亦賜金百斤前鄧都傳○今民有上書求見者問其所言可采取者秋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

前福文異書

卷八

晉出獵車駕夜還上東門候至澤拒

關不開帝乃回從東中門入明日懷上書諫曰陛下遠

獵山林夜以繼書其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賜得帛敗東

中門候爲參封尉後本傳破烏桓還問前諫者

人人皆懼公曰厚賞之曰孤乘危以徼幸雖得之天所

佐也不可以爲常諸君之諫方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

難言之魏志本紀注帝昏暴運乃陳帝八失翌日

帝悟召謂曰朕昨夜思卿所奏實爲忠臣乃以御食賜

之北史後周宗連傳孫伏伽爲法曹上書言三

事高祖大悅以爲治書侍御史初帝受禪伏伽最先諫

帝欲尽下情故不次見拔以示群臣唐本傳蕭瑀上表

抑遏繩違每見納用手詔曰得公言社稷所賴朕既室

之故賜黃金一函本傳孫伏伽上表云云上省表大悅

賜帛三百匹通監六宗修文德殿方綵繪謝泌奏諫即

命代以丹碧召泌賜金紫服面獎敢言三朝訓監高季

命代以丹碧召泌賜金紫服面獎敢言三朝訓監高季

命代以丹碧召泌賜金紫服面獎敢言三朝訓監高季

輔數上書言得失辭誠切至帝賜鍾乳一劑曰而進藥
名之言朕以藥右相報後爲吏部郎善銓叙人物帝賜
金背鏡一况其清鑑焉高馬傳凉州都督李大亮有名
鷹嘗有鷹使見諷大亮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絕田獵
久矣而使者求鷹信陛下意耶乃垂首太宗報書曰
古人以一言之重訂千金今賜胡瓶一雖亡千鎰乃朕
所御本傳陳叔達正觀初擢礼部尚書始太子建成等
開間太宗帝惑之叔達極意救下至是謂曰武德內難
卿有讜言故以此官相報本傳薛收嘗上書諫秦王止
田獵王荅曰明珠兼乘未若一言今賜黃金四十鎰本傳
傳元稹上疏曰太宗初即位天下莫有言者孫伏伽以
小事持諫厚賜以勉之自是論者堆牘言不直諫不極
元稹傳魏謩證曰陛下初即位詔元律師死孫伏伽以爲
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曰賞太厚
荅曰朕即位未有諫者所以賞之近皇甫德參上書言

修洛陽宮勞人也收地租厚歛也俗尚高髻宮中所化也陛下恚曰是子使國家不役一人不收一租宮人無髮乃稱其意臣奏人臣上書不激切不能起人主意激切則近謗訕于時陛下虽從臣言賞帛罷之意終不平帝曰納忠諫正朕違魏謚而已親解佩刀以賜同上得一善則遽命擢昇聽一諫則明加褒揚臣魏謚上疏漸不克終者凡十條上賜黃金十斤既馬二匹通鑑上遣使點兵謚曰云云乃不點中男賜謚金甕一嶺南酋長馮盎久未入朝上命發兵討之魏謚諫曰盎反狀未成若遣信臣示以至誠可不煩兵而服上乃遣李公掩持節慰諭之盎遣子入朝上曰魏謚令我發一介之使而嶺表遂安勝十萬之師不可不賞賜謚綰五百匹權萬紀李仁發俱以告訐有寵魏謚諫曰云云賜綰五百匹長樂公主出降上勅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魏謚諫云云上入告皇后后曰魏謚

真社稷臣也因遣使齎錢綰以賜證且語之曰聞公正
直乃今見之故以相賞杜正倫曰臣職在記言陛下
之言失臣必書之上悅賜綰二百匹帝修洛陽宮張
元素上書諫帝賜綵二百匹上將幸九成宮姚思廉
諫賜綰五十匹太子好嬉戲志寧与右庶子孔穎達
數直諫上各賜金一斤綰五百匹張蘊古上太宝箴
上賜以束帛上召傅奕賜之食謂曰凡有天变卿宜
尽言並通監云云初是就上疏曰其能直言正諫不避
死亡之誅者特加寵榮待以不次唐李傳吳兢疏比上
封事者言有可采但賜束帛而已通監上嘗遺宦官詣
江南取鴝鵒鷓鴣等什物倪若水上言云云上手教謝
若水賜帛四十段同上云云大曆十年獨孤皇后册詔
近城爲陵南仲上疏云云帝嘉納進五品階以酬謹言
唐李南仲傳云云帝下即位已一歲百辟卿士天下四
方皆未有獻一計進一言而受賞者左右前後拾遺補

朕亦未有奏對執諫而蒙勸者元稹傳絳所言无不聽
憲宗曰絳言骨鯁真宰相也遣使者賜茶蘇頌李絳
以宗詔曰魏謩爲拾遺屢有獻納金居位日淺朕何愛
一官增直臣之氣以爲右補闕平傳

羣書彙編

文一言分珪爵片善銓草萊選賢明遠放
與王賁諫臣逸王罰之曰晉語

好諫

名君事鑑

卷其大知也與好問而好察還言記中庸

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詩于旌

漢陽好謀能聽前本紀高祖好謀達於聽受選此處

王命論文帝今人主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前賢

山云王言皇帝好忠諫悅至言極補傳

以後見諫者悅而從之柳雉安訴隋資有司得効其爲

將論死戴四月奏罪當徙執之四五然後放謂曹司

將論死戴四月奏罪當徙執之四五然後放謂曹司

法如此不畏監罰此悅而從諫也唐魏謩傳太宗好悅至言吳兢傳魏謩奏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與勉強含容非曩時之節如通鑑用裴延齡贊上書苦諫帝太擇唐陸贄傳

宣宗案聞規諫通鑑本紀

案善如不得聞李渤傳

名臣事鑑

孟子曰其爲人也好善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

孟子子下

使諫

名君事鑑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後乃心

沃朕心諫命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尔后于内尔

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君陳

唐太宗嘗曰朕身不明幸諸公數相救正庶致天下於

平唐王珣傳帝問長孫无忌曰入苦不自知公宜面攻

朕得失本傳帝謂長孫无忌曰證每諫我不從我發言
輒不即應何哉證曰臣以事有不可故諫若不從輒應
恐遂行之帝曰第即應別須陳論證曰昔舜戒群臣小
无面從退有後言若面從可方別陳論非稷卨所以事
堯舜也帝笑曰人言證率動踈慢我偶見其妩媚耳證
再拜曰陛下導臣使言所以敢然若不受臣敢數批逆
鱗哉辨證傳證曰陛下正觀之初導人使諫帝曰公何
物以驗之曰陛下初即位諭元律師死孫伏伽諫以爲
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方或曰賞太厚
帝曰朕即位未有諫者所以必賞之此導人使諫也同上
帝謂群臣曰朕今欲聞已過卿等爲朕言之文苑傳太
宗謂杜淹曰今任卿有可諫否否曰願死无隱本傳
謂太子帝曰事有不安者第言之无謂朕不能行
也本傳

名君事鑑

大舜有大鳥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諸

人以為善云云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
善公孫丑下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
泉之能禦眾也人心上
則拜公孫丑下
百昌通德者亡云云漢王曰善非夫子无所
高祖納善若不及梅福傳高祖見善如不及
宣帝朝无爭臣則不知過国无達士則
不得聞
李處傳